



世界儿童文学
研究丛书
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

韦苇
著

俄罗斯 儿童文学论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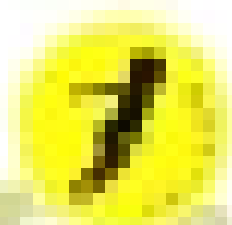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2013

俄罗斯

儿童文学名著

100



Russia 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

韦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 / 韦苇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3
(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562-0838-8

I. ①俄… II. ①韦…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史—俄罗斯 IV. ①I51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6253号

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

总策划: 吴双英
责任编辑: 熊楚
装帧设计: 陈筠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8.75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前 言】

儿童文学是一种“立人”文学，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普世文学，是站在更高的（人文艺术层面）阶梯上再现儿童的天真的文学，是对成人文明的叛逆和补充，是文化沙漠中的最后一块绿洲。儿童文学研究包含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评论三个板块，跟儿童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相比，儿童文学研究贫弱滞后，在成人文学研究面前有被矮化、被轻视、被文学研究边缘化的趋势。儿童文学研究亟待更高的学术视点、更强大的研究队伍、更多的学术资源，来提升研究的水平和能力，来激活自身的话语能力。

《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以儿童文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切实的儿童阅读现状为参照，试图构筑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为国内对儿童文学感兴趣者提供参考和指导。这套书具有鲜明的理论建设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国内儿童文学研究是具有外源性特征的，它在五四时期由西方儿童文学催生，在新时期获得发展，然而由于有机会阅读并消化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成果的人不多，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常常陷入自说自话的状态。本套书意在沟通中外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

有学者提出：“儿童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可以为整个文艺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学科提供思维成果和理论材料。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学术胸襟和抱负。”《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针对世界儿童文学新形势，以国别儿童文学研究为特点，对世界儿童文学进行整体梳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壮阔的、全面的儿童文学繁荣图景。丛书将站在当代学者的立场，以

专业理论家的眼光，梳理世界各国儿童文学从史前到21世纪丰富多元的漫长历程，客观地再现儿童文学各个时期发展全貌，同时也提供清醒、扎实的论证和剖析。著者们立足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叉点上，深谙其儿童文学演进过程中的时代烙印和世纪性特征，以及各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大坐标中的位置，着力凸现出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及社会思潮等多种力量作用下儿童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纵向探寻各国儿童文学发展源流，同时又横向呼应着儿童文学步伐，显示出史、论、评结合的贯通感。丛书除了描述各国儿童文学发展简史，也介绍各国重要的代表作家和作品，重要的理论经典，如《书·儿童·成人》，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及获奖作品也在介绍之列。丛书的独特的视角，将加强世界文学的研究力量，并改变儿童文学“小儿科”的印象。所涉及10部理论著作，以童心、友谊、游戏、对人类自然物的关注等为比较的基点，深挖儿童文学背后更深层的秘密，拓展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促进儿童文学研究的深化，重新架构儿童文学理论风景，提升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地位。

丛书由王泉根（中国部分）、朱自强（日本部分）、方卫平（法国部分）、舒伟（英国部分）、孙建江（意大利部分）、韦苇（俄罗斯部分）、吴其南（德国部分）、汤锐（北欧部分）、金燕玉（美国部分）、何卫青（澳大利亚部分）等专家学者执笔，兼具中国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不仅是对中国现有理论研究模式的突破，更将为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丛书为读者勾勒出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轮廓，对各国儿童文学进行审视和提炼，追溯其过去，反映其现在，预测其未来，述评生动，介绍精彩，其新颖的资料和新鲜的视角增加了其实用性与可读性。丛书将成为研究儿童文学人士的工具用书，成为研究儿童文学发展思潮、美学追求、作家作品、读者心理的重要依据。丛书吸纳和整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入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潮流，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创作跟全球化议题接轨，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体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同时，丛书将儿童文学置于现代文化背景中考察，这样的研究方式将提高国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地位，提升儿童文学研究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丰富的人类学价值，在当下可以充当拯救人类危机的精神慰藉。

编者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001
第一编 俄罗斯儿童文学源流概说	011
第一章 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形成	013
第一节 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产生	013
第二节 诺维科夫的文学活动促进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形成	014
第二章 19 世纪前半期俄罗斯儿童文学轮廓勾勒	016
第一节 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为孩子写了作品	016
第二节 普希金先进的教育观	019
第三节 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儿童文学理论贡献	020
第三章 19 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儿童文学轮廓勾勒	024
第一节 19 世纪后期渐趋丰富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	024
第二节 19 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对儿童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大家	027
第三节 列夫·托尔斯泰把俄罗斯儿童文学推进一大步	029
(一) 列夫·托尔斯泰编著《识字课本》	029
(二) 列夫·托尔斯泰的四卷《俄罗斯儿童读本》	031
(三) 列夫·托尔斯泰的四篇儿童文学代表作	036
第四节 19 世纪后半期俄罗斯三位文学批评家对儿童文学理论的贡献	042
第五节 一批对俄罗斯儿童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刊物	044
第二编 20 世纪俄罗斯少儿文学概说	047
第一章 1900—1940 年俄罗斯少儿文学轮廓勾勒	049
第一节 1900—1920 年的俄罗斯少儿文学在接受各种影响中发展	050
第二节 一批重要作家在 1900—1920 年间向少年儿童提供文学读物	051
第三节 1920—1930 年从剧变走向稳定的俄罗斯儿童文学	053

第四节	20 年代俄罗斯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表》	054
第五节	1930—1940 年走向统一和繁荣的俄罗斯少儿文学	057
第六节	庸俗社会学逆流对幻想文学发展的干扰	059
第七节	高尔基对俄罗斯儿童文学的贡献	061
(一)	理论贡献	061
(二)	童话贡献	063
(三)	组织贡献	064
第二章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少儿文学轮廓勾勒	066
第一节	1941—1945 年间苏联以“战争与儿童”为题材的作品	066
第二节	俄罗斯卫国战争期间产生的三部有生命力的作品	068
(一)	班台莱耶夫:《在小渡船上》	068
(二)	伏隆柯娃:《城里来的小姑娘》	069
(三)	卡塔耶夫:《团的儿子》	070
第三节	阿·托尔斯泰的理论贡献	073
第三章	卫国战争胜利后的俄罗斯少儿文学轮廓勾勒	076
第一节	卫国战争胜利后十年的俄罗斯少儿文学	076
第二节	产生于战后十年的三部有生命力的小说	079
(一)	卡维林:《船长和大尉》	079
(二)	杜博夫:《河上灯火》《孤儿》	080
第三节	1955 年后的俄罗斯儿童文学	081
第三编	20 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儿童小说概说	085
第一章	育人题旨鲜明的小说作家及其作品	087
第一节	盖达尔	087
(一)	盖达尔生平	087
(二)	盖达尔的小说	096
(三)	盖达尔的影响	099
第二节	奥谢叶娃	102
第二章	以幽默趣味赢取儿童读者的作家群	105
第一节	尼·诺索夫的儿童小说	106
(一)	诺索夫生平	106
(二)	诺索夫儿童小说的题材特点和风格特点	108
(三)	诺索夫的短篇儿童小说	110

(四) 诺索夫的中篇儿童小说	115
(五) 对诺索夫作品的评价	120
第二节 德拉贡斯基、左欣科、索特尼克和郭利亚甫肯的小说	121
(一) 德拉贡斯基:《杰尼斯卡的故事》	121
(二) 左欣科、索特尼克和郭利亚甫肯的小说	125
第三章 俄罗斯 60 年代后重要儿童小说作家及其作品	128
第一节 两位擅长于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获奖作家	128
(一) 阿历克赛耶夫	128
(二) 巴鲁兹金	133
第二节 四位擅长于少儿题材创作的获奖作家	139
(一) 热列兹尼科夫	139
(二) 雷巴科夫	142
(三) 李哈诺夫	143
(四) 波戈廷	148
第四编 俄罗斯大自然文学概说	151
第一节 俄罗斯大自然文学一枝独秀	153
(一) 俄罗斯大自然文学成就卓然的社会历史背景	153
(二) 俄罗斯大自然文学综述	155
第二节 比安基的大自然文学	157
(一) 比安基的生平	157
(二) 比安基作为 300 多件作品的作者	158
(三) 趣味盎然的森林百科知识全书——《森林报》	161
第三节 普里什文的大自然文学	163
(一) 普里什文弃农艺而从文学	163
(二) 普里什文的“人与自然”的文学	164
(三) 普里什文的独特风格	167
(四) 对普里什文作品独创性评析	169
第四节 其他亲近大自然的作家群	175
(一) 恰鲁欣的动物故事	175
(二) 索科洛夫—米凯托夫的大自然文学作品	178
(三) 帕甫洛娃以植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	179
(四) 斯克列比茨基动物故事	179

(五) 斯拉德科夫的动物文学作品	181
(六) 德米特里耶夫的动物世界	183
(七) 萨哈尔诺夫的动物文学作品	184
(八) 斯内革廖夫的动物纪事	185
(九) 罗曼诺娃的动物故事	187
(十) 阿凯莫什肯的动物世界	187
第五节 在动物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动物的作家	188
(一) 瑞特科夫的动物故事	188
(二) 恰普丽娜以动物园动物为题材的故事	188
(三) 帕乌斯托夫斯基与大自然文学	189
(四) 特罗耶波利斯基的名著——《白比姆黑耳朵》	192
(五) 陀罗夫	193
(六) 费拉托夫	193
第五编 俄罗斯童诗概说	195
第一章 俄罗斯童诗脉络	197
第一节 20 世纪前进入俄罗斯儿童阅读圈的诗歌作品	197
第二节 普希金的诗作助推俄罗斯童诗发展	200
(一) 普希金的诗篇为俄罗斯儿童所钟爱	200
(二) 普希金的童话诗	203
第三节 涅克拉索夫献给俄罗斯儿童的诗篇	209
第四节 其他著名诗人的童诗	211
(一) 普列歇夫的童诗	211
(二) 马依科夫的童诗	212
(三) 丘特切夫的童诗	214
(四) 尼基丁的童诗	215
第二章 20 世纪俄罗斯的童诗	216
第一节 马雅可夫斯基的童诗	216
第二节 儿童文学的学者型诗人楚科夫斯基和马尔夏克	218
第三节 以托克玛科娃为代表的俄罗斯童诗诗人群	223
第六编 俄罗斯童话概说	227
第一章 俄罗斯童话改写工作的成就	230

第一节 俄罗斯民间童话概述	230
第二节 阿·托尔斯泰为儿童编订俄罗斯民间童话	232
第三节 五部改写的童话名作	233
(一) 楚科夫斯基:《好心大夫》	233
(二) 阿·托尔斯泰:《金钥匙》	237
(三) 马尔夏克:《十二个月》	238
(四) 海尔欣松:《雷摩大叔的故事》	240
(五) 米哈尔科夫:《独眼鸟》	241
第二章 20 世纪俄罗斯的创作童话	243
第一节 俄罗斯 20 年代前期的创作童话	243
(一) 奥廖沙:《三个胖国王》	243
(二) 巴若夫:《孔雀石箱》	244
(三) 拉根:《老头霍塔贝奇》	245
(四) 佩尔米亚克的童话	245
(五) 普里什文:《太阳的宝库》	247
(六) 卡特耶夫:《七色花》	248
第三章 20 世纪 50 年代后俄罗斯的创作童话	249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后俄罗斯创作童话概说	249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后创作童话的重要成就	252
(一) 尼·诺索夫的系列童话——《“小无知”三部曲》	252
(二) 米哈尔科夫的童话	255
(三) 梅德韦杰夫:《巴兰肯,活出个人样儿来!》	257
(四) 乌斯宾斯基的童话	258
(五) 知识童话的新成果	261
第七编 俄罗斯低龄儿童文学读物概说	263
第一章 俄罗斯的图画文学读物	265
第一节 俄罗斯图画文学读物概述	265
第二节 两位作家兼画家: 华斯涅佐夫、苏捷耶夫	267
第二章 俄罗斯低龄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	269
第一节 向低龄儿童奉献了文学才华的诗人	270
(一) 米哈尔科夫:《高个儿斯焦帕》	270
(二) 巴尔托的幼儿诗	271

(三) 勃拉盖妮娜的幼儿诗	273
(四) 托克玛科娃的幼儿诗	274
第二节 向低龄儿童奉献了文学才华的散文类作家	274
(一) 苏霍姆林斯基	274
(二) 柯瓦利	277
(三) 科兹洛夫	277
(四) 乌萨乔夫:《聪明小狗索尼亚》	279

附录一:

俄罗斯文学史中着重介绍和评说的作家人名汉俄对照表	282
--------------------------------	-----

附录二:

俄罗斯获国际儿童图书联盟荣誉奖的作家名录	285
----------------------------	-----

后 记	286
-----------	-----

【 绪 论 】



外国儿童文学读物传入我国，最早自推佛经故事，次早为伊索寓言，其后是《天方夜谭》中关于辛巴德和阿里巴巴的故事。至于俄罗斯儿童文学读物，只知情况之被介绍，是始于夏丏尊先生 1921 年根据日本西川勉的一篇文章译述的《俄国的童话文学》一书。这里的“童话”是夏丏尊依从当时日本国的儿童文学概念而来的。在当时的日本，“童话”就是成人给儿童阅读的文学读物。如此，夏丏尊所说的“俄国的童话文学”就包括了德米特里耶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克雷洛夫的寓言，普希金的童话诗，其中，《猴子和眼镜》（克雷洛夫）、《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普希金）、《两个农人》（列夫·托尔斯泰）、《渴睡》（契诃夫）诸名篇，夏文里都一一有较详细的梗概译述。它们是俄罗斯儿童文学信息飞入我国的头一只春燕。

夏丏尊据日文译述的俄罗斯儿童文学概况是准确的，所憾后来并未能按夏文所示线索系统地对俄罗斯儿童文学进行译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鲁迅被尊奉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读物及其作者就随之也被套上了神圣的光环。其实，鲁迅在这一方面之伟大，是在于忧心当时少年儿童

苦无好书可读，“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在于“在万不可缓的时候”“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食粮”，培养儿童“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同时“促进和鼓励着创作”。至于鲁迅对世界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则受着当时他本人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所能操用的语言的拘囿。现在当我们有了了解世界儿童文学的便利条件之后，再来反观鲁迅当时所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读物中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其中《表》（韦苇译作《金表》）自是屹立于俄罗斯儿童文学史的砥柱性作品，代表着俄罗斯一代儿童文学的成就与水准，至于鲁迅所热衷介绍的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的童话则不足为奇。爱罗先珂的童话其实也不是儿童文学，彼时的俄罗斯儿童也并不曾读过它们，即使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对儿童文学多有关关注的论述文字中，譬如陈伯吹、茅盾和孔罗荪等人的重要论文中，也都没有提及过爱罗先珂的童话。长期认为凡鲁迅所推介的都必是一流作家、作品无疑，乃是人们自己误解性的揣测。一旦有人能通过爱罗先珂的祖国语言来了解俄罗斯儿童文学，细读俄罗斯人自己写的儿童文学历史，就恍然大悟：爱罗先珂童话不是了解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一个窗口，所以也不能透过它们去看俄罗斯儿童文学。

由于鲁迅于1935年翻译的连卡·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小说《表》列入“译文丛书”出版，致使后来有些人凡提及苏联儿童文学就言必称班台莱耶夫。班台莱耶夫在俄罗斯最早是作为流浪儿题材文学的杰出代表被公认的，他只是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楚科夫斯基、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盖达尔、瑞特科夫、巴尔托、米哈尔科夫、卡西里、卡塔耶夫、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巴若夫、比安基、伊林、恰鲁欣、伏隆柯娃、奥谢叶娃、尼·诺索夫、勃拉盖妮娜、杜博夫、巴鲁兹金、阿列克辛、阿列克赛耶夫等一系列作家中占有一个与自己的文学成就相当的位置，且也不是一个很靠前的位置。这又是与鲁迅译事相关却与鲁迅本人无关的一个误解。

像夏丏尊当年传递俄罗斯19世纪儿童文学读物信息一样，直接来自国外资料，就会更接近于真实。茅盾的《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儿童诗人马尔夏克》（1947）、《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1947）三文被收在“茅盾儿童文学评论集”中，其实这三篇都不是茅盾本人独立著作的评论，而是经由英语传入我国的苏联儿童文学资料的译著。它们所反映的当时苏联儿童文学的状况，其

传递的信息，都是与苏联儿童文学当时的实际相对应的，所以也大体是无误的。

论及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之深广，是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与俄罗斯相提并论的，至少一段时期是这样。1949—1985年间，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包括了俄罗斯从19世纪到20世纪约160年的儿童文学读物，大多被译成了中文出版，近300种，在当时文学图书出版数量很有限的情况下，已约占中国整个儿童文学图书出版量的五分之二。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汉译工作做到这一步的，唯俄罗斯一国而已。如再将《第四高度》《古丽姬的道路》（伊琳娜）、《儿子的故事》（柯舍娃）、《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茹尔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柯斯莫杰敏斯卡）等描写苏联反法西斯青少年英雄人物的文学故事读物都包括在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书籍中的话，那么苏联儿童文学的汉译书籍出版量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其间，立了头功的是上海的两位儿童文学台柱：一位是全力以赴投入俄罗斯儿童文学翻译与推介工作的任溶溶；一位是竭力宣扬苏联儿童文学的陈伯吹（所以，上海是俄罗斯儿童文学译本的发祥地）。其次功不可没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新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它们不遗余力地推介苏联少年儿童文学，只有通过它们，热心译介俄罗斯儿童文学的翻译家们的成果才得以在中国小读者中间无碍地传播。也正是这些人的努力，当时几代年轻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联儿童文学的精神激励，这中间许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成为共和国前期各项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从国家和社会中获得了他们应有的尊严和荣耀。有些年长者至今对俄罗斯儿童文学还一往情深。“每当我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就总会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青少年时代阅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记忆。”“我一直感谢俄罗斯文学（包括苏联时期的文学）给予我的滋养，甚至梦想有一天能到伏尔加河去划船”，“去看看乡村的树林、林中的小路、金黄的落叶，以及河边的草地与波光粼粼的湖面，去感受早年从书中感觉过的亲切。”（王宏甲：《在圣彼得堡怀想阅读》，2014）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20世纪最大、最重要的世界性大事件之一，

对中国人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历史大变迁。这个变迁把健康、进益的儿童文学读物奇缺的问题提到了新政权执掌者面前。开国之初的上海出版商多以营利为目的，40多个出版机构，唯“商务”“中华”“开明”比较严肃。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一地出版的23000多种儿童文学读物中抽查了200多种，发现只有二十几种适合于新中国儿童阅读（不容否认，抽查时审读的眼光中已经渗透了些许“左”的不可取的倾向，那些审读的人中有的人也生怕被说成自己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情感残留”）。在这种情势之下，需要同“向苏联学习”的一整套决策相适应，一鼓作气把大批俄罗斯儿童文学读物译介给中国少年儿童读者，以解他们的精神饥渴。于是，素有文学修养又有坚实外国语文基础的任溶溶被推到了全面积极向中国少年儿童译荐俄苏儿童文学读物和理论的前沿。任溶溶其时风华正茂、精力丰沛，1950年底开始在《苏联儿童文艺丛刊》任编辑，1952年底主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外国儿童文学读物出版工作。他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翻译、推介和出版活动带动和调动了当时一批翻译家，诸如梦海、汝龙、李俚民、草婴、黄衣青、吴墨兰、鲍倭萍、吴朗西、孙广英等人的积极性。短短几年时间，就在中国少年儿童读者面前呈现了开国以来儿童文学读物第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用任溶溶的话说是“眼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同时，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们树立起了一批可资借鉴的榜样，他们的创作从此有了圭臬，有了准绳。俄罗斯儿童文学读物对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奠基和建设的作用和意义，唯亲历者才能做出不被低抑的评估。至于后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因为素质修养上的原因和当局要求他们为无休止的政治折腾服务的原因，其作品因脱离正常人性、人道的轨道，脱离文学规律、更脱离儿童文学本身必须遵循的规律，遂而一步一步滑向非文学，成为畸形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从而被历史无情淘汰，那多半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同俄罗斯儿童文学的推介与普及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当时译入我国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许多至今仍岿然屹立不倒，而我国在那17年间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已不堪卒读，这些作品的速朽有我国自己的特殊原因，也有与俄罗斯儿童文学不相关的原因——我国当局对文学强行做非艺术的行政干预，对于文学涵养本来欠缺的作家就无异于雪上加霜。事实证明，文学艺术一旦被强有力的畸形意识形态所裹挟，那么文学和艺术不被损毁

是连神仙也做不到的。须知，行政推土机对美和美的事物是没有感觉和知觉的。当有的中国人为政治折腾服务的作品被人遗忘时，俄罗斯作家们奉献给儿童的卓越之作，如尼·诺索夫和德拉贡斯基等人的小说，却在今天，在新的一个世纪里，依然矗立在中国小读者的视野中，依然给世界的儿童带来欢笑和启迪，送去幽默和魅力。它们至今仍是“连大人也爱读”（别林斯基语）的作品，它们“伴着孩子们一块儿度过了儿童时代，又把年轻人送到广阔的生活中去”（俄罗斯著名作家波列伏依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重新选择政治、经济体制而付出不可能不付出的代价，严肃文学的生产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在这样的岁月里，俄罗斯的整体文学也不是不可收拾，俄罗斯儿童文学更体现了俄罗斯是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智的、智慧的民族，一个有着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基因的民族。俄罗斯的儿童文学也不会像日本在侵华战争前和侵华战争中的“儿童文学”那样，堕落为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总是表现全人类共通的、最基础的精神要求——决定了俄罗斯在转型期的儿童文学会相对平稳。俄罗斯孩子的父母和教师用清醒的头脑和责任感在守望着自己的儿童文学。俄罗斯在全面开放地源源不断地汲取西方儿童文学艺术营养后，事实上已经把俄罗斯儿童文学生产纳入到世界儿童文学向前涌动的潮流中，已经把儿童文学的艺术经营放置在了更高的支点之上。读者不妨去读读当红俄罗斯作家如乌萨乔夫者流的童话，从那里面获得的幽默震撼一定会告诉人们：俄罗斯儿童文学之可喜、之可观，已令人不敢小觑！

三

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似乎是处在言必称《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时代了。其实言必称“艾丽丝”也是跟着英美人说的，并且是多少个年代前的英美人才那么说。应当承认，《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几个片断确实仿佛是那位叫查尔斯·道奇森的数学家得了神授，其神来之笔非凡人所能出手，它在世界现代童话的滥觞期（19世纪中叶）里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意义之深远是不容人低估的。但是，今日的英美儿童还像一个多世纪前的儿童那样热衷于它吗？抽样调查表明：早已不是。